

這兩年內地電視劇中，都市刑偵劇有一種新模式產生：男女主人公一邊推理案情，一邊談情說愛，緊張懸疑遇上浪漫柔情，分分鐘刺激着觀眾的腎上腺。不過，你看過哪一部此類題材劇集能如《橙紅年代》這般，男主角被囚四年，卻練得一身武藝；女主角努力幫男主角找尋他丟失的八年回憶，卻發現對方是自己的殺父仇人……

劉毅

都市緝毒故事 塑造橙紅英雄



▼劉子光雖為失憶男主角，卻不妨礙他行俠仗義

網絡圖片

▲《橙紅年代》以傳奇手法展現劉子光協助警方緝毒，充滿熱血元素

網絡圖片



▲始終將偵破工作擺在第一位的刑警隊長韓進

網絡圖片



▲大反派聶萬峰，原為劉子光「拜把子」兄弟，因貪念而走上販毒之路

該劇改編自同名小說，剛於浙江衛視、東方衛視播出大結局。相比原著是講了一個一無所有小人物攀登頂峰的「偽勵志」故事，劇版《橙》則重在宣揚一種精神，誰說英雄就一定是高大全的形象，即使普通市民，也可書寫屬於他的正義故事，要知道，壞人的猖狂是因為好人的沉默。一如飾演男主角劉子光的陳偉霆所言：「橙紅精神，就是一個太陽升起來，橙紅的光照射在我們身上，代表着希望與熱血。劉子光便是那個心中有光、有熱血和擔當的平凡英雄。」

所以，如果是想看《橙》劇如何鋪設懸疑的觀眾，恐怕會失望。因為劇集從首集開始，即交代清楚正反派陣營角色，線人、臥底一目了然，不存在如港劇經常上演的「無間道」。只在第一集，即以極快的節奏引出兩個同去M國尋找財路的拜把子兄弟——劉子光和聶萬峰（劉奕君飾）。二人都想靠自己的努力改變生活，卻走上兩條迥異的道路，劉子光被囚四年期間，都未曾向武裝販毒集團投降，但聶萬峰卻殺死毒梟取而代之，依靠毒品交易達到飛黃騰達的目的，成為該劇最大反派。

「全知」視角開局

如此開局，雖然讓觀眾一目了然，卻如同給全劇來了一個「解謎」，大大降低了觀眾對此類劇集的緊張感，從而難以產生太過濃厚的追看熱情。與此同時，鏡頭切換到臥底黃振武和江北市公安局局長胡躍進（巫剛飾）對話的一場戲，原來黃振武要去M國臥底查毒品「天使」，緊接着，導演又使用交叉蒙太奇



▲女企業家李紉追求正義，決定打破侯四海的市場壟斷

網絡圖片

的手法，讓時光倒流，繼而點出女主角胡蓉（馬思純飾）現在的父親胡躍進並非生父，黃振武才是。觀畢此處，筆者愈發明白，《橙》劇主創之所以攤開一切，將劇中人置於「全知」視角，是希望觀眾更多關注角色本身，通過他們的故事彰顯守護正義的熱血精神，以及毒品對於美好情感的割裂。

劇中人雖然「全知」，但劇中人尚不知情。非但如此，劉子光是一個「回歸模式」的「凡人英雄」，從他國返回家鄉江北後，失去的八年記憶、亟需重新開啓的生活，都是他即將面對的挑戰。伴隨劇情層層推進，劉子光不僅做過保安，更在企業家李紉（陳瑤飾）、發小兄弟的幫助下創業，經營沙場，一次又一次為捍衛正義而與邪惡勢力正面交鋒，如打破侯四海的商業壟斷，亦由此讓警方關注侯四海走私毒品之問題。這也是《橙》劇與以往都市言情刑偵劇不同的一點，如《他來了，請閉眼》、《美人為餡》、《如果蝸牛有愛情》的男主角或是犯罪心理學教授、或是刑偵警察，《橙》劇中的劉子光離觀眾的生活更近，他亦需要謀生計，甚至是一個失意的普通人，他如何找尋回憶？如何協助警方扶弱鋤奸。縱使觀眾已知事件始末，也會期待他如何化解困境，以及面對過去的自己。

整部《橙》劇的敘事策略依循的是「雙線並行」，且兩條線上的角色互有交集，圍繞一個販毒集團，劉子光的江北故事線是一條線索，另一條線索則是女刑警胡蓉作為警方臥底「金碧輝煌」的一條線。此外，相比較原著小說，胡蓉從女三號升為女一號，且與劉子光有感情戲，而劉子光亦是胡蓉生父黃振武在M國的「線人」，卻在失去記憶的時候被聶萬峰誤導，以為是自己殺了胡蓉生父黃振武。由此可見編劇在改編上的巧思，因為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，才能產生更



▲女刑警胡蓉果敢無畏，因劉子光而陷入情與法的艱難抉擇

網絡圖片

多戲劇衝突，是故，作為胡蓉未婚夫，「劉子光是否殺了胡蓉生父？」這一設定看似狗血，卻成為令劇情發展至高潮的關鍵推動力，且引出另一個議題：當一個人失去真實的記憶，外人告訴自己的經歷與部分零碎的記憶片段重合，這時候被重塑起的回憶如何才能識別真偽？

主角演技加持

在一部都市刑偵劇中，如何平衡「調查罪案」和「談戀愛橋段」所佔劇集比重，向來是一件頭疼事，但《橙》劇卻將二者融合得十分自然，劉子光和胡蓉從不打不相識，到逐漸了解對方，乃至成為並肩作戰的知心人，猶如水到渠成，陳偉霆和馬思純組成「光蓉組合」，二人的對手感情戲讓人信服，不僅演出熱戀情侶該有的期待和甜蜜，如劉子光聽說胡蓉約自己共度周末，恨不得拿走住處所有的鍋碗瓢盆；胡蓉受傷時，劉子光會在一旁悉心呵護，並在雞蛋上畫畫逗對方開心。

再來說說兩位主演的演技。陳偉霆一改往日的耍帥形象，今次挑戰「邋遢式」平民扮相，一方面可以很有擔當，另一方面可以很市井。可謂實現了熒幕上的轉型，如囚禁期的眼神，流露出對自由和光明的渴望；當被聶萬峰告知自己是胡蓉的殺父仇人時，其間的精神崩潰、無所適從，陳偉霆演繹出不同情緒間的層次感，且在不同層面互為映照。打戲部分也行雲流水、拳拳到肉，十分真實。

馬思純不愧是金馬獎最佳女主角，此次亦有不俗表現，既演出這個角色行事幹練的一面，亦展現出其面對愛情時小女生的一面。筆者有兩個印象深刻的場景，其一是胡蓉臥底金碧輝煌查毒品一節，馬思純不僅要以言行「欺騙」金碧輝煌當家人梅姐（王姬飾），與此同時還要讓觀眾相信，馬思純都完成得很好。另一場戲則是，劉子光被懷疑殺死黃振武，被帶去警局詢問，她不視他質問真相時，當中的情緒都十分到位，將得知摯愛竟是殺死至親的無力感，以及面對情與法的兩難抉擇都展現無餘。

然而本劇的確存在一些硬傷。開篇部分，劉子光囚禁期間居然靠窺視他人練功，就能如武林高手般練得「絕世武藝」，此設定令這一人物顯得離地；劇情中段穿插太多回憶閃回，拖累了劇情節奏，部分慢鏡頭運用得不合時宜；結尾處刑警隊長韓進（何明翰飾）的犧牲理由欠缺合理性。可幸的是緝毒故事配合男、女主角及大反派的演技加持，為劇集增色不少。不過作為一部展現以傳奇手法塑造平凡英雄的電視劇集，讓正義和罪惡、英雄和普通人、殘酷和溫情、事實與謊言，於每一個情節中間自如遊走，勾勒出一個「橙紅年代」該有的緝毒故事，實在是美好的設定。

（下期「全民煲劇」將於十一月四日刊出）

台灣版《黑鏡》，過譽了

煲劇人間話

蘇西

不久前我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個徵集：有網民問大家，父母說過最傷人的話是什麼。答案裏有這樣幾句：「我都白養活你了」，「你笨得像豬一樣」，「要不是生了你，我早就……」，「豬都教會了，教不會你」，「垃圾、廢物」……回答問題的網民，很多都已長大成人，但父母當年說的話，他們到現在都還清晰地記得，並持續因之受到傷害。

這些話，在日前大熱的台劇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（以下簡稱《你的孩子》）中，也隨處可聞。

《你的孩子》改編自作家吳曉樂的同名作品，着眼在病態追求高分與成功的社會中，扭曲的親子關係。劇版挑選了當中的五個故事，父母的超強控制欲及無視子女興趣，與子女追求自由夢想的矛盾，幾乎貫穿每個故事始終。

以第一個故事《媽媽的遙控器》為例，當中的單親媽媽將所有人生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，並對兒子進行嚴

酷的控制：不許兒子去參加畢業旅行，強迫兒子參加補習班……在她意外獲得一個可以「倒帶」兒子人生的遙控器後，更是變本加厲：只要兒子的行為不遂她心意，她就會強行將他的時間倒回犯錯的那一天，直到兒子「知錯」並改正為止，甚至連兒子青澀的初戀都要干涉……

《你的孩子》在七月開播時，一度被稱為「台灣版《黑鏡》」，二者也的確有相似之處：無論是上述可以「倒帶人生」的遙控器、《茉莉的最後一天》中讀取人類記憶的儀器，還是《孔雀》中能夠講話並與人交換願望的孔雀等，都有與英劇《黑鏡》（Black Mirror）相近的科幻元素。然而，如果說《黑鏡》是基於更可信的科技發展可能性，展現人性中最貪婪醜陋、逐漸失控的一面，《你的孩子》則更像是憑空而來的魔幻設定，難免會在故事進行中予人未能自圓其說的粗糙感。

每個故事表達上的缺點也非常明顯：或許是因為一個故事被強行分成兩集，敘事節奏極其拖沓緩慢。此外，不少劇集中都出現了「試圖表達的東西太多而混亂無重點」的狀態，而太過刻意的隱喻（如《媽媽的遙控器

》中掉入水杯的杯緣子）也顯得故弄玄虛。恐怖片感的運鏡則成為雙刃劍：當俯拍、白光出現得太頻繁，配合演員瞪眼皺眉的演繹，在營造壓抑狀態之餘，也容易令觀眾產生審美疲勞，而原本就臉譜化的父母形象因而更顯雷同。

早在二〇〇六年，台灣就有一部講述親子間欺瞞哄騙關係的「暗黑」電視劇《愛殺17》，由張韶涵一人分飾兩角，扮演性格迥異的雙胞胎姐妹。故事和《茉莉的最後一天》單元類似，從死去的孩子開始，抽絲剝繭挖掘真相。雖沒有《你的孩子》中奇譎的設定，整體更為寫實，但故事本身一波三折，而巧妙的敘事方式，遊刃有餘的節奏以及演員恰如其分的演繹，令它至今仍被不少劇迷津津樂道，而這也是《你的孩子》所欠缺的部分。

總體說來，《你的孩子》結合現實，並嘗試以單元劇方式反映社會問題，本身是極為可圈可點的嘗試，不過若與《黑鏡》相比，無論是節奏、設定，還是鋪排，都依然有清晰的差距。如果有機會拍攝續集，在上述方面做些改進，應會更為人稱道。



▲台劇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劇照

作者供圖